

XIE PU CHAO

歇浦潮



海上说梦人 著

SHANG HAI TAN
YU SHANG HAI RENCONG SHU

SHGJCBS



上海滩与上海人丛书

第二辑

第三十二回 泄春光无心密语 看夜戏信口发狂言

黄包车到鑫益里弄口停下，德发摸出一角小洋开发了两部车钱，洒开大步一口气奔到贾公馆楼上。贾少奶口中一筒烟还没有吸完，见他进来，没工夫理会他，两眼半开半掩，全神注在烟斗上，飕飕飕只顾吸烟。德发便在她对面坐下喘息。贾少奶吸完了这筒烟，口中喷出一道白云，然后抬起眼皮对德发看了一眼，说道：“你没坐车吗？怎的跑得这般气急？”德发笑道：“哪有不坐车来之理。因想念你极了，一下车就望里飞奔。由弄堂口到这里很长一段路，我奔得太狠了，才气急的。”贾少奶道：“你也太痴了。现在他已到北京去了，你尽可日夜和我相伴，何必这般性急？”德发笑而不言。贾少奶又道：“你今儿下半天不进洋行办事吗？”德发道：“今天是礼拜日，我们洋行中是没事的。就使有事，我得与你相处，也决不愿意再去办事了。”贾少奶笑了一笑，随教王妈开出饭来。德发见小菜摆满了一桌，都是平日自己爱吃的，知道贾少奶为他而设，心中十分感激。两个人面对面的坐着用饭，德发先吃完，正要洗脸，忽然又听得叩门声响。这回贾少奶不敢怠慢，先开窗问是哪个？外面娇滴滴一声答应，贾少奶听出是媚月阁的声音，忙教德发先到王妈房中躲藏好了，才唤阿宝开门，请媚月阁上楼。媚月阁见贾少奶还在用饭，笑说：“你今儿起身得好早。我因起来迟了，连送四少爷都没赶得上，只恐将来还不免被他见怪呢。”贾少奶道：“那有何妨？四少爷为人决不在这点小事上讲究，况

我家老爷也曾差人去送行，就可抵得你去，何必夫妻两个一同去？我因我家少爷也要动身，故而昨儿一夜没睡，才得赶上这个昆曲，否则这时候还在被窝里打呼呼呢。今儿你幸亏没去，倘若去了，恐怕也要代我气杀。真正便宜了花袭人那贱人，只被我打得一个嘴巴。依我的意思还要赏她几下，可恨我家少爷狠命将我拖住，真教人一口气没处发泄呢。”说时张开大嘴，满满的塞进一口饭，恨恨不已。媚月阁道：“这件事我已知道。方才我家老爷曾回家向我道及，他教我过来劝劝你，究竟你的身分也犯不着和这班人一般见识。她们懂得什么道理？信口乱说，动不动挺撞人。若要计较，也计较不得许多，只可当她们放屁罢了。”说着就在贾少奶对面坐下。猛见台上还放着一副吃过的碗筷，不觉呆了一呆。贾少奶已看出她的神色，暗骂王妈该死，有人进来怎不把碗筷收去？此时被她看破如何是好？幸亏贾少奶足智多谋，眉头一皱，计上心来。当下不慌不忙笑向媚月阁道：“你怎不早来半个钟头同我一块儿吃饭？我因平日和他们一班人同桌吃东西惯了，一个人吃不下饭，故叫王妈陪我同吃。她又和抢的一般，转眼工夫就完了，我仍旧一个人独吃。若得你陪我同吃，彼此都是细模细样的，岂不好多么？”旁边王妈听贾少奶这般说，猛然大悟，忙凑趣道：“我因出世以来从没有靠在红木桌子上吃过饭，今儿和少奶奶同桌，心中似怕天雷击顶的一般，巴不得早一刻吃完了就好逃过此劫。因此不知不觉的比平日吃得格外快。早知如此，应得早些请赵姨太太过来用饭，也免得我提心吊胆，吃的饭还恐不消化呢。”媚月阁道：“我家中膳比你们早得多，我已吃过好一会咧。”口中这般说，心中暗想：贾少奶待下人也未免太好了。就教她们陪着同桌吃饭，又何必用金镶筷、银调羹呢？贾少奶因有心事，草草吃罢饭，抹了嘴，邀媚月阁进房，闲谈多

时才去。

德发在王妈房中等得很不耐烦，见了贾少奶气鼓着嘴道：“这媚月阁专和我作对，偏偏拣我来的日子她也来，岂不可恶？”贾少奶道：“那也没法，其实她因我早上受了气，特来探望我的，纯是一片好意。她来了我也不能推她出去，只可彼此委屈些罢。”德发想了一想道：“这媚月阁就住在隔壁，她见你家少爷不在，如若天天前来，你教我还是天天避她呢怎么样？”贾少奶道：“你疯了么？这是什么事可以不避人？若给媚老二知道了，一定告诉伯宣。伯宣和我家少爷最好，倘被少爷得了风声，还当了得？”正言时，忽然楼下有人叩门。贾少奶教王妈开了楼窗观看是谁。王妈看了一眼，慌慌张张的报说：“赵姨太太又来了。”贾少奶吃了一惊说：“奇怪了，她又来则甚？”德发愤愤道：“你只顾瞒她，她自己调查来了。”贾少奶道：“你别瞎说，快给我躲起来罢。”德发无奈，懒洋洋的钻进王妈房中去了。贾少奶教人开了门，媚月阁一进门，三脚并作两步，气吼吼的奔到楼上。贾少奶见她面色铁青，与适才去的时候大不相同，不觉暗暗惊异。心想莫非她已知道我的暗昧，特来寻我的事吗？但我和她不过朋友交情，非亲非戚，就使我有何短处落在她眼内，只要我相与的那人不是她的丈夫，她又何必和我过不去？心中想着，正要问她因何去而复来，不意媚月阁先开口道：“老三，我和你也算晦气。你今天早上受花袭人的气，不料我今儿也遇见一个淫妇，亲眼目睹她青天白日偷汉子。你想我气不气呢？”贾少奶听说，心中砰的一跳，暗想这不是当着和尚骂贼秃了吗？纵然我青天白日偷汉子，与你有甚么相干？要你动什么闲气？人家小姊妹要好的固有，决没有管到这上头去的道理，真是交朋友交出笑话来了。当下把脸一沉，想顶她一句。还没有开口，媚月阁又接着说：“老三，那魏家的真是

岂有此理！我万万料不到她来陪我，竟陪出花样来了。我家老爷也不是个东西。唉，说出来真教人气杀！”贾少奶听了才知不是说她，心中暗暗好笑，忙道：“你说的不是对门魏姨太太吗？她与你家老爷又闹出什么花样来了？”

原来贾少奶这几天虽然没去陪媚月阁，那魏姨太太却天天前往。她背着媚月阁常和伯宣鬼鬼祟祟。媚月阁为人最是率直，故而并不疑他二人出甚么花样。论理他二人也该心满意足了，无如人心永没满足的时候，伯宣还觉有媚月阁在旁十分碍眼，意欲设法调她开去，好同魏姨太太两个畅叙幽情。今天伯宣送振武动身之后，因已过十二点钟，不及赶到银行中去用饭，故而回转公馆，和媚月阁一同吃了中膳。偶然谈及贾少奶送行与花袭人冲突这件事，伯宣说话间很派贾少奶的不是，媚月阁却不以为然，两个人大相反对。伯宣便说：“贾琢渠女的动手打了人，还气得要死，你既然帮她，何不去安慰安慰她呢？”媚月阁听了，觉得此言有理，随即亲到隔壁去望贾少奶。这边伯宣犹自一人咬着支雪茄烟，在沙发上靠了一会，暗想：老二到隔壁去见贾少奶一定有一会耽搁，这时候可惜魏姨太太不来，否则倒是个绝好机会。再一想机会难得，不如假传圣旨请她过来谈谈。主意既定，便命娘姨到对门魏公馆去请姨太太过来，须说是这里姨太太请的，不得有误。娘姨领命，去不多时，魏姨太太姗姗而来。见了伯宣，霎时间满面堆下笑容，娇声浪气道：“今儿你怎么这时候就回家了？她又往哪里去了？”伯宣也笑容满面的道：“坐下罢。她到隔壁去咧。”魏姨太太道：“她自己既要出去，又请我过来则甚？”伯宣笑道：“难道除了她，别人请你不得的吗？”魏姨太太笑道：“莫非是你假传的圣旨么？”伯宣道：“照呵。”说着一伸手拖她在自己身旁坐下，两个人恣意浪谈。娘姨送茶进来，走到房门口见此情形，

吓得不敢入内，把茶杯丢在外房，自向厨房中和车夫厨子抹牌去了。事有凑巧，往日他家大门一天到晚常关着的，有人进来必须先行扣门。这天那娘姨到了魏公馆，魏姨太太命她先走，自己随后就来。娘姨回家将门虚掩着，魏姨太太进来时并没叩门。娘姨只道她已将大门关好，故而毫不留心门户，只倒了一杯茶，送到楼上。见主人和魏姨太太调情，满肚子好笑，不敢出声，放下茶盘茶杯疾忙奔到楼下，厨房中厨子、车夫和梳头娘姨等正等她抹牌。娘姨一边坐下弄牌，一边告诉他们这件事，众人听了都笑不可仰，欢喜极了，连外间有人推大门进来都不曾听得仔细。此时他家楼上楼下，除房中伯宣和魏姨太太两个说笑调情以及厨下一班用人看赌斗牌之外，别处并无一人。倘若有个交好运的偷儿，掩进来把客堂内和楼上起坐间中诸般陈设扛抬一空，料想也不致有人发觉。可惜进来的那人并不是偷儿，却是他家女主人媚月阁。她见大门不曾上闩，骂了声“这班下手人该死”，自己拴上门。走进客堂内，隐约听得厨房中斗牌声音，暗说原来他们要聚赌钱，都道连门户也不当心了，此时暂不惊动他们，明天再慢慢的一个个收拾他。想着便放轻脚步走到楼上。见外房八仙桌上放着一只茶盘，盘中还有一杯冷茶，暗想谁来过了？为何倒了茶又不喝呢？正在疑惑，忽闻一阵笑声由卧房中直透出来。媚月阁大为诧异，蹑足走近房门口。因有门帘挡着，瞧不见房中是谁，只听得一个女子声音带颤着说道：“你未必真有良心罢。倘若心中有我，就不娶老二了。”又闻一个男子声音答道：“这句话你也不知说过多少回数咧，我不曾明白告诉你吗？并非我没良心，实在有个难处，多说反而讨厌，我也不必说了。讲到娶老二一层，正大有益于你我，不然你家老爷决不容你和我再见。幸得娶了老二，她请你来陪她，你家老爷既不生疑，我和你才得有

此一日，你怎可拿我娶老二的事抱怨我没良心呢？”说罢又是一阵嘻笑。媚月阁听出女的是魏姨太太声音，男的却是伯宣，不由的醋火中烧，意欲闯进房去大大的羞辱他们一顿。又一转念，事已至此，我若闯了进去当面踏破他们的机关，虽然把他们二人大大的出了丑，无如这样一闹反变作山穷水尽，将来大家都难下场，很为不美。这都是自己平日疏忽之过，理该在他二人挤眉弄眼的时候给一句话他们听听，就不致闹出这件事了。此时只可让他们适意，我也不必站在这里，听了反觉生气，姑且避得开些。隔壁贾少奶最有心机，不如和她去商议商议，想一个报复的法子便了。当下媚月阁踱足下楼，神不知鬼不觉的出了大门，到隔壁贾公馆中将一情一节向贾少奶说了。

贾少奶本想安慰她几句，猛一转念，媚月阁家既出了这件事，将来势必不请魏姨太太作伴。除了魏姨太太，一定请我。我若有意不去，她知我家少爷出门去了，或者自己到我家来，那时日夜缠在一起，教我怎好再和德发相会？往日振武住在这里，德发因不能和我相见，害得发病吐血。如今好容易振武走了，又弄个媚月阁来接替，倘若德发因此病势加重，我如何对得住他？适才德发曾教我不必再避媚月阁，若不避她，在势非得和她通同不可。然而她是规规矩矩的，我作了这件错事，现在我与她交情很好，通同了固然无妨，不过人无千日好，日后或遇意见不和之时，我有这个缺点落在她的手内，岂不受她挟制？必须设法令她也留些缺点在我手内，彼此各自钳制，我既不去说她，她也不敢说我才好。此时正当她夫妇失和，大凡妇女们在和丈夫不睦的时候最容易生外心，我不如趁这个当儿激她一激，把她激动了心，再慢慢的劝她结识一个情人，那时她和我都是一般身份，就可大家不必相避了。想罢，故意

叹口气道：“唉，这原是我的不好，早没告诉你。在我呢，只恐轻轻一句话，害得你们夫妻不睦，故而几次三番要说不敢出口，不料如今果然闹出把戏来了。你家老爷和魏姨太太本来是老相好，往年曾借过小房子，后来被魏老爷亲自踏破机关，才把鸳鸯拆散。日前你请她到家作伴，我原知弄不出好事，你虽然不曾留心，我却亲眼目睹她同你家老爷交头接耳，眉来眼去，形状很为肉麻。不过当时没敢告诉你罢了。”媚月阁道：“果然我也亲见多次，但我只当他们偶然闲谈，并不料他们竟会谈出花样来的。”贾少奶道：“你也痴了。他们若不存心出花样，又何必鬼鬼祟祟藏头露尾呢？还有一句话我不敢说，说了只恐你又要生气。不过这句话也是我臆测之谈，并非真有其事，料想你还不致生气。我看你家老爷娶你或者不是真心娶你，借娶你为名意图与魏姨太太相会。他明知无缘无故不能请魏姨太太来家，知道你素和魏姨太太相识，娶了你一定彼此往来，又可瞒过魏老爷的耳目，故而娶你这天就请魏姨太太到家吃喜酒。在这层上一看，可见得你家老爷念念不忘魏姨太太了。但这是我的意思，他或者没有这个成见也说不定，你切莫因此生气。”媚月阁恨恨道：“怕不被你道个正着吗？适才我亲耳朵听得，我家老爷对那淫妇说什么娶了老二我和你得有此一日，还有许多唠唠叨叨的话我也学他不来。可见他明明把我当作引子去勾引那淫妇到手，如今真的被他如愿以偿咧。”贾少奶微微一笑道：“照此说来你家老爷倒是个多情多义的男子，只消你能博得他回心转意，将来后福无穷呢。”媚月阁道：“呸，谁指望享他什么后福？但求他能够不气杀我已是万幸了。”贾少奶道：“这也难怪你，丈夫有了外遇，教做妻小的怎不生气？一样一句说话，我生平最欢喜讲笑话，说说又要说出老毛病来了。教我嫁着了你家老爷这般丈夫，他既然要轧姘

头气我，我也到外间去轧一个姘头气还他。难道世间只有男子汉会轧姘头，妇女便轧不来姘头的吗？”媚月阁笑道：“亏你说得出的这种痴话，给旁的人听见了好听么？”贾少奶正色道：“那有何妨？我一向抱着这条主意，男的不轧姘头便罢，他要轧姘头，我也轧一个姘头抵制他，看谁的神通广大！”媚月阁道：“世间男子有外遇的很多，女人若要个个学你的样儿，普天之下还有规矩人么？”贾少奶道：“幸亏我这样呢，不然我家少爷也要在外搭识混账女人了。他因知我的脾气不十分好弄，所以至今还是规规矩矩的。”媚月阁不言，把眉头皱了两皱，说有些儿小肚子涨痛。贾少奶道：“大约肝气发作了，可怜可怜，嫁了这种丈夫，实在无法可施。你又是秉性懦弱的，请你譬开些罢，休得气坏了自己身子，教人很替你犯不着呢。鸦片烟治肝气痛最有效验，好在这里是现成的，我还有新熬的大土烟，你吸两筒就好了。”说着唤阿宝进来，点了烟灯，两个人面对面睡下。

这边贾少奶替媚月阁装烟，那边周德发躲在王妈房中闷不可耐，只得蹑足出来掩至起坐门口的板壁旁边，露出半片面孔，一只眼望着里面。见阿宝从房中出来，忙招招手，阿宝走到他旁边，低问周少爷何事？德发道：“少奶奶在房里做什么？”阿宝道：“适才她教我开灯，现在和赵姨太太二人吸烟呢。”德发听了十分着急，说：“她捧上烟枪不到夜不肯放手，你可能设法叫她出来一趟吗？”阿宝道：“现有赵姨太太在旁，如何可以叫她出来？让我进去看风色行事便了。”一面走进房内，见贾少奶手中的一个烟泡还没烧好，阿宝伸出四个指头在面上抹了一抹，又向她挤挤眼睛。贾少奶会意，拿起烟枪将一筒烟装好，递在媚月阁手中，自己坐起身说：“阿宝，外面有热水么？刚才我拿四川菜装玻璃瓶，手指上粘着了碱气，所以烧

的烟泡有些儿不进斗，须得洗洗手才行。”阿宝道：“外边热水有着，才泡的一壶没用过呢。”说着先走出来，贾少奶跟着到了外面。德发见了她咽嘟着嘴儿意欲诉苦，贾少奶不等他开口先对他摇摇手，低声道：“你这回莫生气了，我现在正设法弄她和我连档，以后你与她便可不必避面了。虽然暂时多耽搁些时候，将来好处正多。她此刻未必就走，我还得留她吃晚饭，吃过晚饭之后说不定要一同去看夜戏，你此时暂且回去，到十二点钟过后再来，那时我将此中细情一一告诉你便了。”德发还想说话，贾少奶道：“有话晚上说罢，快走，别给她出来瞧见了，彼此都有不便。”德发不敢多言，下楼自去。

贾少奶洗了手回进房中，媚月阁一筒烟已经吸完。贾少奶又装一筒给她吸了，才自己过瘾。两个人一边吸烟一边说话，不知不觉已是黄昏时分。隔壁伯宣打发娘姨来请姨太太回去用晚饭，媚月阁要走，贾少奶止住她道：“你若回家陪他吃了晚饭，岂不要更给他看不起么？休理他，就在这里吃了夜饭再走不迟。”说完也不管媚月阁答应不答应，自己对那娘姨道：“你回去告诉老爷，姨太太在这里吃夜饭了。”娘姨答应去后，贾少奶便叫王妈烧饭，赵姨太太吃早夜饭惯的。媚月阁连说：“停一刻不妨。”贾少奶又道：“男人的脾气最贱，你若迁就了他，他反而要爬上你的头去。只有将他阴干起来，他才明白自己作了错事，那时不怕他不到你面前来负荆请罪。我想你吃了晚饭之后也不必就回去，既然心中这般不舒服，回去了一定要肝气加重，不如出去看戏散散心，我也可陪你前往。待看完了夜戏再回去，料想还不致过迟罢。”媚月阁道：“看戏果然很好，不过我最喜欢看的是文明戏，不知现在哪一家最好？”贾少奶道：“文明戏吗？听说新开的民瞋社角色最为齐整。以前醒民新剧社中几个好角儿，如王漫游、裘天敏等都在那里。我们就

到民瞋社去看罢。”媚月阁连声称好，当下两个人一同吃了夜饭。贾少奶饭后一定还要吸烟，今夜因去看戏，深恐看到一半瘾发起来难以抵当，故而加倍多吸，直到九点一刻才打点出门。媚月阁本有包车，因恐叫人拖车惊动伯宣，故与贾少奶二人同坐琢渠的包车前往民瞋社。

这民瞋社也和醒民社相仿，做的是不三不四的新戏，不过人才却比醒民为多。讲到新戏馆搜罗人才，不比老戏馆。老戏馆须往京、津、山、陕各处聘请，新戏馆只须到下流社会中去掏摸，包你在坑满坑，在谷满谷。然而民瞋社的主者也曾大费经营，才得将醒民社中几个善于勾搭妇女的新剧家如王漫游、裘天敏等搜刮得来。因戏馆中万万少不得此辈，一有此辈，自有一班送上门去的臭肉前往呈娇献媚。常言道：“臭肉引苍蝇。”戏馆中有了臭肉，四面八方的苍蝇自然不招自来，那时管教戏馆中生意大好，开戏馆的顿时大发其财，故而他们题戏馆的名字叫做“民瞋”也大有深意。因醒民乃是唤醒国民之意，国民既被他们唤醒，岂不瞧破他们行为卑陋，贪淫好色？纸老虎既被撕穿，难免没人请教，所以题这“民瞋”二字，就是教国民瞋目无睹，由他们暗无天日，拆梢打架、吊膀子轧姘头无所不为的意思。贾少奶素闻这民瞋社内容齷齪，故怂恿媚月阁到此看戏，以便设法拖她下水，媚月阁哪知其意？

到了民瞋社，只因太迟了，包厢中已没好座位，只有第一排末包着底还有两个人可坐。贾少奶看这地方与戏台上很为接近，就拖媚月阁一同坐下。这夜做的是外国戏，王漫游扮的外国花旦，裘天敏扮的外国小生，在中国戏台上描摹外国爱情，看得一班中国人拍手不已。贾少奶指着天敏对媚月阁道：“这个裘天敏可算得新戏班中独一无二的小生。你看他人品既生得这般俊俏，做的戏又十分体贴戏情，怪道人人爱看他。据说

他每月包银足赚到三百以外呢。”媚月阁听了，仔细对裘天敏观看，见他年约二十余岁，身材不长不短，不肥不瘦，面上涂着脂粉，娇滴滴越显得红白。身穿一套黑色西装，雪白的硬领，鲜红的领带，足登高统皮鞋，人材漂亮，站在戏台上恍若临风玉树。他与漫游虽然做着戏，但两个人四只眼睛都和探海灯一般只向包厢中射来射去。瞥见媚月阁看着自己，便连对她盯了几眼，看得媚月阁脸红起来，忙别转头。见贾少奶正笑容满面，目不旁瞬的看着戏，媚月阁把臂膊轻轻将她碰了一碰道：“我看那裘天敏不过扮相好些罢了，其实也不过如此。”贾少奶道：“你莫瞧他不上眼，可知有多少太太奶奶小姐姨太太辈都当他心肝宝贝似的，你抢我夺。有些人花了钱还请他不到呢。”媚月阁笑了一笑道：“那班人也未免太风狂了，他不过是一个戏子，有什么希罕呢！”贾少奶道：“戏子虽然是戏子，但也和我辈当年在生意上一般，不当我们人的固多，把我们当珍宝看待的也着实不少，在他们虽然一般花钱，我们却不能不辨辨高低，挑挑俊丑。遇着年少美貌的客人，钱少些也不妨迁就；若逢年老丑陋的客人，钱多也只可不迁就。这班戏子何尝不然？只怪中国第一个创设堂子的朋友，只兴了女堂子，没发起男堂子，未免太欠公道。男人在寂寞无聊的时候便可到堂子中去遣愁解闷，我辈妇女就使奇愁极恨，也只能闷在家里没个散淡处，若有了男堂子，像我这般少爷出门去了，一个人在家寂寞，像你这般老爷有了外遇，自己心中气恼，便可到男堂子里去任意攀一个相好，解解寂寞，消消愁闷。待我家少爷归家之后，你家老爷回心转意之时，再行丢手，有何不美？目下我家少爷进了京，未必肯独居客地，一定又在妓院中攀了相好，你家老爷现在和魏姨太太这般恩爱，今夜此时你在这里看戏，他们两个在家不知怎样的称心乐意。只有你我二人有冤没处

伸，有福不能享，同受这凄凉滋味，说来岂不可恼？”媚月阁微微叹息，忽又笑道：“老三你今夜并没喝酒，缘何讲出醉话来了？妇女岂可与男子相比？男人逢场作戏是理所当然，女子若有差迟，岂非是不守妇道了么？”贾少奶道：“亏你也是个女子，竟讲出这种不平等话来，真把普天下妇女的志气都丧尽了。上海滩上还有什么妇道不妇道？试看一班公馆中的太太小姐们，有几个没有外遇，何况我们堂子出身的人？也是我们自己不喜欢虾夹夹蟹钳钳罢了。要是当真干了什么坏事，料想也未必有人敢说我们的闲话。”媚月阁听她说的话太任意了，深恐旁人听得，传为话柄，忙道：“你大约吸烟吸醉了，谁有工夫和你讲疯话？我们花了戏钱该看戏咧。”说着彼此一笑。

媚月阁再看戏台上，裘天敏仍两眼不住向自己这边溜来溜去。他认得媚月阁是北里中一个有名人物，新近做了官太太，手中一定有些积蓄，因此一见她进来看戏，已存心转她的念头。及见她眼光也时时飘将过来，心知有路可走，谅不十分难以下手，故运用全副精神专注在她一人身上。此时媚月阁由贾少奶处带来的一半笑容，天敏还道是为他而发，见了喜不自胜。这夜的戏原是一出悲剧，天敏在这要紧关头上也顾不得戏情怎样，就在痛哭之余对着媚月阁盈盈一笑。媚月阁被他笑得面红耳赤，难以为情。贾少奶用拳头轻轻在媚月阁腿上捶了一下道：“老二，你瞧裘天敏看上你了，方才不是对你一笑么？”媚月阁道：“你别胡说，他是对旁人笑的。”贾少奶四下看了一看道：“你瞧罢，前后左右哪有一个比得上你这般体面？天敏又不是瞎了眼的，丢了你看上别人。”媚月阁不睬她，也不做声，留心看天敏的眼光，果不离自己左右，暗想莫非当真看上我吗？这人的容貌果然还生得可爱，可惜我已从了

良。倘还在生意上，不妨和他攀一个相好，闲来无事请他来家谈谈心，也很可遣愁解闷。如今我已作了良家妇女，而且我家老爷又是极有场面的人，虽然他自己不十分规矩，无如中国从古以来只有男子可干坏事，女人却干不得坏事。男子做了坏事，便算寻花问柳风流韵事；女人若做了坏事，却变作逾闲荡检，败坏家声。这就叫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我若结识了天敏，被他知道还当了得？方才老三所说的一篇话何尝没有道理，无奈这派道理只能坐在家里说，万万讲不出去，自己也没这般胆量，只可当作一句笑话罢了。

看完戏仍和贾少奶合坐一部包车回家。这时伯宣已解衣就寝，却还不曾睡着。媚月阁见了他并不露出丝毫声色，伯宣也不知白天所干的秘密已被她看破，问她如何不回家用晚饭：“前几天没听见你提起要去看戏，怎的今夜忽然高兴看起来？我在先并不知道，到十点钟时候差人到贾公馆来找你，才知你与他家少奶奶一同听戏去了。不知你们今儿在哪家戏院子看的戏？戏文好不好？”媚月阁知道伯宣素不赞成文明戏，说他们只要钱不要脸，挂着文明招牌，实行野蛮手段，故而假说在大舞台听戏，戏文还算不劣。晚饭时因被贾少奶留住却之不恭，所以未能回来；就是看戏也因贾少奶要去，教我作伴同往的。伯宣深信不疑，一宿无话。

次日伯宣仍照常到银行中去办事，媚月阁在家吃罢饭，深恐魏姨太太又来陪她，自己很不愿意见她的面，预先溜往隔壁贾公馆。贾少奶因昨夜在戏场上太辛苦了，此时直苗苗的躺在被窝里睡兴正酣。媚月阁一脚走进她房内，将她推醒。贾少奶软洋洋张开眼皮对媚月阁看了一眼，道：“老二你起身得好早啊！”媚月阁笑道：“你道早么？可知我已吃过中膳了。”贾少奶笑道：“这个我们吸烟的人怎能比得上你。你昨夜看了

戏，不觉得吃力吗？我不知如何，手脚好像瘫了似的懒于动弹，两腿更痠麻不堪，想是昨夜太坐多了时候的缘故。”媚月阁道：“多坐些时，决不致这般吃力。我看你两眼眶儿都有些发黑，面色很是不佳，现在时令快交霜降了，想是发节气病罢。”贾少奶道：“也许是的。你愿意陪我横横么？我很想再睡一刻儿。”媚月阁道：“你尽睡便了。我到这里来原为躲避魏家的那个骚货，恐她又到我家去讨厌之故。谁要你起来陪我呢。”贾少奶道：“如此你横一会罢。”媚月阁道：“我也不要睡。”贾少奶道：“你一个人坐着不寂寞么？梳妆台上有一本小书，原是方四少爷遗下的。昨夜我因睡不着，找出来看看，只看得两三页。无奈书中有许多字认得我，我却认不得它，因此看不下去。你字眼比我通些，闲着没事，不如看它一回，少停讲给我听听，倒是一举两得。而且很有趣味的。”说时带着睡态，话才讲完，已沉沉睡着了。

媚月阁见了颇觉好笑，看梳妆台上果有一本书，拿过一看原来是本《今古奇观》。媚月阁识字虽然不多，但这种小书却还看得下，因唤阿宝倒了杯热茶，自己点一枝香烟吸了，靠在沙发上开卷观看。见第一节便是《杜十娘怒沉百宝箱》，暗说这桩故事我曾在戏文上见过，书中究竟怎样，倒不可不看它一看。随即从头看去。看到后来，颇替杜十娘不平，心想世间男子负心的最多，杜十娘才智有余目力不足，以致身死财奴之手，岂不可惜。看罢这回书心中十分气恼，便丢开书不看，闭着眼睛默想多时，觉得自己身世很有些和杜十娘相仿，虽然老爷待我还好，不过杜十娘所有珍宝都是暗藏的，自己所有首饰银钱都是明亮的。老爷现今待我好，焉知不是看重我银钱上头？试想他若一心爱我，就不致再与魏姨太太有染了。照此看来，我方才说杜十娘目力不足，自己的眼光也未必好了多

少。想到这里，一阵心酸，不觉流下泪来。正是：

未防独自伤心处，却堕他人巧计中。

欲知后事，请阅下文。

第三十三回 遇事生风奸谋百出 拖人落水妙计连环

贾少奶一觉醒来，见媚月阁呆坐在沙发上，两眼望着天花板出神，便道：“老二你那本书看完了没有？”媚月阁不答，贾少奶揭被坐起，伸手将媚月阁推了一推道：“你呆想什么？”媚月阁道：“我想杜十娘这人不知是真有的呢，或是做书人假造出来的？”贾少奶道：“自然是真的。你不曾见过戏台上做的《杜十娘怒沉百宝箱》那段故事吗？倘不是真的，怎会做到戏文上去？这桩事令人怪可惨的，也是妓女要紧从良嫁着负心汉子的结果。你提它则甚？”媚月阁道：“适才我见《今古奇观》上也有这段故事，故而偶然问问。”贾少奶道：“你为何不丢了这段看别段呢？这回书看了很令人生气，我忘却告诉你了。”说着高唤阿宝打脸水，自己披衣起身，一面问媚月阁：“刚才说什么魏家的骚货？我因贪睡没问你明白。莫非魏姨太太又到你家来了么？”媚月阁道：“来却没来，不过我防她要来，预先躲到你这里来了。”贾少奶道：“那何苦呢？常言邪不胜正，你是正的，她究竟是邪的，你何必反去怕她。换了我遇着这种事，要说拉破面皮的话，就把他们一对奸夫淫妇的丑态给闹穿了，看他们还有甚面目再干这个勾当。如要保全两方面颜面的话，我也不怕你笑我说疯话，我就老老实实自己也去轧一个姘头，彼此各显神通，也犯不着一个人心中纳闷。”媚月阁不语。贾少奶洗罢面，漱过口，看自鸣钟已交三点半，忙命阿宝快教王妈烧饭：“我肚子饿慌了。”口内说着，又开橱拿出一匣外国